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圖第一奇女 第四十一回 贈靈藥幸保千金軀 劫行囊誤入三寶殿

且說大定州西鎮守三賢諸葛城的威遠王九千歲，年將八旬，膝下只有一位世子，年方七歲，乃愛姬所生。生得聰明俊秀，王爺憐如至寶，每日那些乳母、太監經心看哄，不敢少怠。這日恰逢度亡之期，那小世子也要出來遊玩，奶娘、太監奉王妃之命，抱他出來，上城觀看。何為度亡呢？這是漢時留下的古蹟。只因當日大漢丞相諸葛孔明兵伐孟獲回來，在滬江岸設祭，超度那些陣亡的兵將，留下這個風俗，每年到了日期，官民齊作些蓮花紙燈在河中散放，僧道諷經超度亡魂。王府門外，搭座彩棚，各街市掛了花燈，文武官員陪千歲飲宴。王爺捐資濟貧窮人乞丐，每人饅首一對，銅錢四十文，至天明為止。這日正是其期，九千歲在彩棚與眾官正自歡飲，只見一個執事官員慌慌張張跑進彩棚，跪在駕前，說：「啟千歲，了不的了！世子方才上城遊玩觀燈，一時失腳，從馬道滑將下來，竟自跌死。不敢不報。」九千歲聞聽此言，心似油煎，放聲慟哭。眾官無不掉淚，一個個驚慌無措。不多時把世子抬進棚來，只見他面如金紙，躺在軟榻上邊。王爺一見，跺足捶胸，慟哭不已。正在忙亂之間，只見侍衛人等把看守世子的奶娘、養娘、侍兒、太監共是十個人，俱各捆綁而來，跪在王爺駕前，齊聲慟哭，叩頭領死。王爺哭了一回，拭淚向各官說道：「若論他們失於小心，跌死吾兒，理當處死。但只一件，大凡那宦家富室奶母、僕童、看抱兒童之人，那個不經心在意，惟求萬好？此不過為保衣食，尚且盡心竭力，何況與孤看抱孩兒，連自己的性命都在孩兒好否，豈有故不小心之理？一兩人失誤即或有之，三四人眼錯也還罷了，那有十個人俱不用心，使他失足竟至跌死之理？這明明是孤德薄，命該絕嗣，鬼使神差，令他失腳，縱使孤在旁也未必將他拉住。此時即便殺了十人，也不能換世子還陽，速與他們鬆綁，一概寬赦。」眾官聽得此言，齊呼「千歲千歲」，拜倒棚中，同聲頌德。

正說之間，只見一個太監飛跑進棚，向上跪倒，口呼：「千歲，萬千之喜！奴婢奉命在雙忠廟濟貧，聞得殿下凶信，正在驚慌，忽見那些貧人中走出老夫妻人，口稱有奪命金丹，只要肌膚不冷，心中微動，吃下去保管還陽，還許傷痕立愈。奴婢將他領來，現在棚外候旨。」千歲聞言，半信半疑，命：「速速喚他來見。」太監答應，如飛而去。

看官，你道這老夫妻是誰？就是那鄭昆、梁氏。那日自仁和縣起身，步履如飛，不日到了嶺南。剛剛找著諸葛城，天色已晚，遇見超亡勝會，看了一回熱鬧。走至濟貧之所，聽見跌死世子之事，因那仙丹驗過幾次，所以向太監說了保管殿下重生。老夫妻隨太監進了籠棚，參了王駕，九千歲也不暇問他，就命速取金丹，搭救殿下。這金丹的妙處，列位也聽見了幾次，再要泛言，我也煩咧！此時世子灌下金丹，立刻還陽。

九千歲這番歡喜非常，忙命人抱進府中將息去了。這才向鄭昆問話說：「你這老倆口兒的金丹，怎麼這等靈效？莫非是一對神仙下降麼？」鄭昆連連叩首道：「小人肉凡胎，那裡神仙？」九千歲說：「治好孤子，理當酬謝。孤賜你紋銀千兩，你可如意？」鄭昆說：「小人不願領賞。」王爺說：「你莫非嫌少？」鄭昆說：「怎敢嫌少？只因有段衷情，上稟千歲。

小的家主高廷贊，身被奇冤未得伸。蒙恩發配來南地，千歲的麾下為上軍。小人夫妻把王尋。好容易受盡艱難來此地，不知我主那邊存。存亡未見吉凶信，怎敢貪財受賞銀。老奴冒瀆身該死，下情上稟請尊聽。賜我主僕重見面，便是王爺天地恩。」義僕說著心內慘，俯伏塵埃兩淚淋。千歲點頭連誇贊，說：「好個忠義老僕人。你的主人前者到，孤念他有功於國是良臣。命他監造三賢廟，不入發來的罪犯群。你夫妻這點忠心堪憐憫，仍賜酬勞千兩銀。賞你一所房居住。就令你目下相逢見主人。」老夫妻叩頭謝恩心內喜，九千歲座上開言降玉音。吩咐：「去喚高鎮國，孤今立等快來臨。」奉命的差官乘馬去，不多時來了忠心赤膽臣。

高老爺進棚，參見了王駕，九千歲即命平身，笑容滿面，將適才之事說了一遍。令人把他主僕送入新房，叫他主僕見面。高公聽畢，驚喜相交，主僕叩謝了王爺，出了籠棚，來至新房。早有執役人等把那一千兩銀子送來，應用的器皿傢伙都陳設的停停當當而去。

且住，你方才說呂相條陳神宗降了禁止的上諭，各州府一體遵行，難道威遠王就不知曉？應這話須得分解明白。那夢鸞小姐自三月十六日離家，半路上病了坐騎，在尼庵養馬，七月內方到蘇州昭文縣，八月內遇見趙知府。這禁止上諭也就是八月內傳行下來的。蒼頭夫婦是途中無阻，日夜奔馳，七月就到嶺南，此時上諭還未曾傳到那裡，直至次年春間方傳至，那時蒼頭預先到彼已經五六個月了。九千歲料他主僕不是造反之人，也就不問。

且說目下高公主僕見面，悲喜交集。蒼頭夫妻叩見了恩主，鄭安寧也拜見了爹娘。高公問道：「你二人為何不在家中，莫非有什麼變故？小姐、夫人可好？」鄭昆、梁氏目中落淚，遂把家中之事，哭訴了一番。高公聽畢，直氣的神眉豎直，二目圓睜，拍案罵道：「蠢婦，畜生！我有日回家，必要手刃他姑姪二人，方消此恨！夢鸞既從春間離家，為何此時還不見到？」蒼頭說：「小人一路追蹤尋找，並無消息，我只當先已到了。」高公歎道：「咳，我見必是路上有什麼阻滯了。他乃閨門幼女，如何走的這般遠路？你那時失了主意了，就該勸他不必冒險擔驚前來找我，叫他一直到仁和縣府中去，也就完了我這一件心事了。」鄭昆跌足道：「老爺還提什麼呵！姑爺這般如此遭事在監，吉凶難定。」高公聽了愕然，半晌長歎一聲。落淚如雨，叫聲鄭昆：

想當初有你楊氏夫人在，只為無兒愁碎心。每日家求天地哀呂祖，好容易得他姐弟一雙人。只說是兒女雙全心願滿，又誰知一場大夢是浮雲。到而今妾死妻亡兒女散，滿腹沉冤罪一身。強留此命非怕死，為的是祖父清名重萬金。耐等個水清石落鳴冤枉，那時削髮入空門。非是我今提此話，都只為想後思前寒透心。可歎儂仙寇賢弟，廉明公正又仁慈。後人如此遭不幸，與我一般要斷根。我二人平生未作虧心事，卻因這般樣結果收園不如人。這就是心比天高命如紙，不由人感舊憶昔欲斷魂。」這老爺失聲大慟如酒醉，鄭昆梁氏好傷心。少不得善言解勸相寬慰，主僕們埋頭蟻地過光陰。書內慢言高鎮國，追續前情找上文。寇公子從那日失良友，一身飄泊雁離群。走著不住回頭看，還指望曹爺後面到來臨。回想那腰帶山前逢寇事，深感那黑紅面一雙人。「可惜未問名合姓，辜負他濟難扶危救我恩。寇潛有日得及第，我必要留心察訪大恩人。」這公子思思念念朝前走，渡水登山非一巡。那日到了幽燕地，日沉西海要黃昏。書生只得尋住處，忙忙催馬奔莊村。走至面前觀仔細，原來是一座茅庵路北存。井石之上垂楊柳，有一個尼姑那裡洗衣衿。公子下馬朝前走，陪笑開言把話雲。

公子上前施禮道：「請問師父一聲：那邊是什麼所在，可有店舖？」尼姑起身，稽首還禮，一面看著公子，用手指著說：「北邊這山叫夷齊山，山下南邊那個大所在叫前安鎮，店房飯舖到有十五六處，姑娘想是要投宿。何不在荒山權住一夜？小庵嚴潔清淨，豈不強如店中？」那公子為喬妝，懶於見人，巴不得個靜處存身，回答道：「多蒙大士慈悲，就只攪擾佛地，取罪不小。」尼姑說：「阿彌陀佛！我們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這有何妨？」說畢，攜著盆子、衣服，在前引路，公子後面相隨。

進了山門，尼姑叫道：「師弟快來接馬，有客來了。」只聽裡面答應，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尼姑來了，向公子一面打問信，一面端詳，誇道：「好位標緻姑娘，從那裡來，往何處去？」復又望下一看，望著他師兄，嗤的一笑。公子說：「自江南來，往塞北去。」尼姑說：「哎喲！這遠路徑，就是姑娘一個人去嗎？」他師兄瞪了他一眼，說：「你且拴上馬，讓姑娘進房坐下，有話再搭拉。」那一個尼姑說：「當家的說的是。」當下二尼一個拴馬，一個扛起被套，讓公子進房，獻茶敘話。公子要水淨了手，上殿拈香，拜了白衣觀音，回至方丈坐談。公子道：「請問二位大士上下何稱？寶刹中師徒幾眾？」尼姑說：「不敢，小尼法名似空，這是師弟非空。師父上年歸西去了，荒山就是我弟兄二人。」又道：「姑娘想是餓了，且請少坐，待我們收拾點兒素飯粗齋，與姑娘充饑。」說畢一同出房，來至別室。

似空說：「你看這個丫頭好生奇怪，說是個媳婦兒，又未開臉；說是個女孩兒，孤身獨自，可望那裡作什麼去呢？」非空說：「我猜著了，一定是大戶人家逃出來的偏房妾小。」似空說：「別管他那閒帳，他的行李十分沉重，如此這般，留下才好。」非空

含笑點頭。二尼一面計較，一面收拾，作了四碟素菜，兩盤粳米糕糕，兩碗白米粥兒，端進方丈，點上燈，放上桌子，讓公子吃飯，十分慇懃和氣。公子謝過，飽餐了一頓。少時，只覺心慌體熱，十分困倦。看了看北邊有一道萬字炕，遂把被套打開，取出被褥，鋪在行李上邊。兩個尼姑也就收拾，一同安寢。

公子和衣躺下，登時沉沉睡去。二尼斜躺了一回，慢慢下地，把公子輕輕抬起，將被褥行李抽將出來，又把自己的道袍也收起了幾件，這才上炕假寐。公子為何今日睡的這樣沉穩？有個原故，不說不知。這兩個女尼是最不作好事的，他那粳米糕兒是用酒浸米，九泡九曬，然後磨面合糖作糕，甜美異常，人若吃上幾塊，其力就如飲了幾斤醇酒的一般，不知不覺，爛醉如泥。公子那知這般詭計；到了東方大亮，酒力方散，漸漸醒來，只覺身上冰涼。睜眼一看，自己躺在光炕，行李全然不見，房門大開，就知被盜。吃一大驚，翻身扒起，連叫：「二位師父不好了！」二尼假作驚醒之狀，扒起說：「怎麼樣了？」公子說：「房門大開，我的行李被褥都不見了！」似空大驚道：「想是被賊偷去？」非空回頭一看，道：「哎喲不好了！我的道袍也沒有了！」似空東抓西抓道：「我的襯衣呢？也是賊偷了去，這可好，可好！」非空說：「你抱怨誰？都是你愛修好，招個人來投宿，馬咧，行李咧，紮了賊的眼，連咱們都照顧了去了！」似空說：「咱們廟中從來無有這一遭哇！」非空說：「你自己說說，是你各自招的悔氣不是？」又一面拿根棍子打著狗罵道：「你這白吃食的好牲口，沒事會瞎綁綁，有了賊你就不管了，叫人家收拾了個精幹，要你這東西作什麼？等明日鬱老六來了，我叫他宰了你大家吃肉！」兩個尼姑你一言我一語，連聲抱怨。

這公子一旁聽著心焦躁，腹中陣陣亂如麻。「從未睡的這樣死，今朝卻是為什麼？運敗時衰已至此，到處驚險鬧夾雜。雁門還有兩月路，不久的嚴冬把朔風刮。行裝路費全失去，怎生耐冷走天涯？想是小生該命盡，才有這喪門白虎把頭押。」公子正在為難處，只聽那二尼不住語聲嘩。似空說：「算我慈悲生禍害，好心反種禍根牙。」非空說：「姑娘到底拿主意，我們這草地荒庵也當不了家。」似空說：「事已至此也講不起，少不得弄點子菜飯大家抓。」非空說：「權當咱們活倒運，遇見親娘前世的媽。姑祖宗坐著罷等我們去弄飯，吃飽了早離門把小腳兒發。」一陣掄風下了地，怨聲歎氣把鍋刮。公子一見實難受，好似鋼刀把肺紮。又是著急又是慚，強把心中氣惱壓。翻身走至堂屋內，眼望尼僧把話答。

說：「二位師父呢，昨朝為何，今日報怨，難道我願失盜不成？二位的高情容日必報，也不消費心弄飯，我就此告辭便了。」說畢，就要出門。二尼姑又轉過色說：「姑娘休怪，我們這出家人，奉佛唸經，走千家穿萬戶，不是好容易化來的衣食，白白的失去，怎不叫我們心疼？說是那麼說，姑娘焉有不吃飯就走的？再者你也無了盤費，且坐一坐，吃點東西，商議個主意，弄點盤纏，再走不遲。」公子說：「我今一無所有，只剩身上的衣服，商量個甚麼？」非空說：「依我說，人無了盤費，馬也是餓著，莫如把他賣幾兩銀子，一個單行人也將就夠了。」似空說：「著，我也替他想到這裡。」公子長歎道：「罷了，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，只好賣了他罷。但只一件，那馬是我朋友一匹得意的龍駒，指望日後還要物歸本主。」兩個尼姑一齊哈哈大笑起來，說：「老太太作月子，這可是個新聞！我從未聽見一個姑娘家也鑽出朋友來了！」公子方覺失言，滿面通紅，低頭不語。似空說：「龍駒兒也罷，鳳駒也罷，既是好朋友的物件，到了這無可奈何的時候賣了他的，料也無妨。姑娘要賣時，我就替你去找主兒。」公子說：「這裡可有人買？」似空說：「我們這前安鎮上的大財主單員外的兄弟三少爺新近習武，學騎演射，正要好馬乘坐。我到那裡說說，他要中意，立刻就是銀子到手。我先說下，要是賣了的時候，腳步錢、辛苦錢、中保錢一概不要，只求陪上我弟兄那兩件猴兒皮就算姑娘有良心了。要不是因你丟的，也不肯望你要。」似空說：「本來沒有穿的麼，望姑娘佈施佈施罷！」公子說：「有了銀子，自然酬謝。」當下二尼弄些齋飯大家吃了，非空望前安鎮單員外家去了。

你道這單員外是誰？就是那瞿日先生單守仁。自那年與啞叭結義，借那一錠黃金、兩個元寶，營運起來，日增月盛，不數四年，陡成大戶。良田百頃，米麥盈倉，驟馬成群，豬羊滿圈，使者家丁僕婦，人以員外稱之。此時成郎已有十七八歲，娶了媳婦，都抱了頭生兒。啞叭也有了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長子七歲，次子四歲，女兒尚在襁褓。雙印已十四歲，多虧啞叭經心撫養，用意溫存，但有三災八難，守在身旁，寸步不離，請醫服藥，許願燒香，無所不至。長到六歲，聰明過人，品貌出眾。上學攻書，過目不忘。他到底是將門之後，性愛習武，到十三四歲上，向二位哥哥言講只要自武途求取功名。大員外就與他聘請明師，教演那十八般兵器。此時正自採買好馬，恰遇非空來說，雙印遂與兩個哥哥說了，同方教師來至白衣庵觀看，果是好馬，就叫方教師估價。方教師道：「若論這匹馬，足值一百多兩，他如今手窮的時候，與他八九十兩也就買了。」雙印說：「物既值這些，人又在急難之時，不必乘人之危，屈他價值，就與他一百二十兩罷。」當下二尼作保，請出公子，三面言明，兌了銀子。雙印謝了尼姑三兩銀子，家丁牽馬與方教師，一同回去。可笑他郎舅對面不識。公子把那一小包二十兩銀子送與尼姑陪償他衣價，二尼尚自嫌少，不住口的叨叨，說：「丟了三四件衣服，人馬吃了兩天，又與他跑腿作中，這幾兩銀子夠那一項，不說多佈施一二，難道還拐著我們出家人的便宜走嗎？」公子見他如此，又謝了幾兩，二尼方才住口。

當下公子叩拜了佛像，別了尼僧，到前安鎮上買了綿被，包了一個小包，背負而行。一日走不上三四十里，從秋走至冬至，方到雁門關外。只見一個荒草嶺上有些貧民採樵，公子向前問道：「借問列位一聲，這關的總帥老爺可是姓海麼？」那樵子看了一眼，說：「姑娘是那裡來的？」公子說：「我乃江南人氏，海老爺就是舍親，特來投奔。」樵子說：「姑娘來晚了，海老爺自兩月前病故，靈柩都回京了。如今新總鎮姓石，到任不過數天。」

這公子聽畢樵夫一夕話，猶如炮震似雷轟。半晌癡呆無一語，腹中暗暗叫蒼穹：「念弟子平生未作欺心事，這般不幸主何情？平空無故遭人害，五松山眼看著殘生潤內傾。不虧義重知心友，十個雲龍也活不成。野青園中非鬱氏，那一夜連我恩兄也受驚。昭文縣不虧衛氏瑤仙女，此身早已入牢籠。柳林不遇黑壯士，定被那強人搶掠入山中。好容易人死出生來此地，偏遇著母舅歸西撲了空。有心去投石總鎮，他要是追問情由怎麼應？自古人心難測度，怕的是吐露真情入火坑。這而今腰中剩了銀幾兩，怎麼營運過殘冬？」公子越想無出路，一翻身坐在山坡草地中。看那些樵子拾柴擔負起，日將沉西都進城。公子獨自山坡坐，思前想後慟傷情。正自為難無主意，但只見兩騎如飛快似風。一雙番漢齊催馬，自北而來走的凶。頭帶貂帽雲護頂，飄飄狐尾襯紅英，沿邊此襯釘獸面。皮鞋帶上掛金鈴，馬跑鸞鈴聲振耳，豹皮花靴足下登。又見他項短脖粗方海口，紫面虬髯大眼睛。看見公子勒住馬，有語開言問一聲。